

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荒凉

◎嘎子

他只讲了几个故事，里面的草原全是我的想象。后来，我也去了草原，才知道我的想象多么可笑，才明白白苗二为什么不说话。草原最生动的不是风景，遍地绿草或枯木，实在让人讲不出几句话来。草原最生动的是人的故事，尽管那里人烟稀少，你随便钻进一顶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的黑色牛毛帐篷，故事便同帐篷顶上的炊烟一样，在宁静的夜晚悄悄地飘散开来。

那时，在我的想象中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抬头一望，绿色与天的边沿接成一条直线。太阳便从那条直线升起。撒播在草地上牛羊，在我的想象中变成足球场上滚来滚去的足球，谁都想去踢一脚，射中球门。草地上的草比床铺上的棉花絮还绵软，很催眠，躺上面就想睡觉。

苗二听我说得直摇头，他说：“草原像那样的话，日子过起来就太没有意思了。牧民们天天睡觉，牛羊几天就可以把草啃到天边，那他们只有等死了。草原才不是那样呢！草原的日子太丰富了，你想都想不到。”

他还是不讲草原的模样，只讲故事，一项没有门帘的帐篷的故事。

“那顶帐篷，扎在嘎巴拉山脚的一个避风的土堆后，四周是裸着卵石的水泥，几苍老的杉树生在那儿。”苗二在四个衣兜中摸了一遍，摸出一个空烟盒，揉成团扔在桌子上。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画出了山岗、树和石滩，那烟盒就是那顶孤零零的帐篷。苗二说：“帐篷里住着一个老阿婆，很老很老了。她说自己还没六十岁，我猜起码一百多岁了。她的手，她的脸，还有那身皮袍，都像老得不能再老的树皮。帐篷隔河边很远很远，牧民们都把帐篷扎在水草丰盛，生活方便的河岸。”

苗二又蘸茶水在桌上画了条弯弯曲曲的河。

……我常常看见老阿婆弓着腰，到河边背水。她步履蹒跚，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牧民们远远地看见她走来，都躲进了自家的帐篷，脸上露出非常恐怖的神色。老阿婆对这一切都像麻木了，低头走自己的路。一头细瘦的狗跟着她的脚后跟跑上跑下。

有一天，老阿婆踩到地上的薄冰滑倒了，木桶摔得粉碎，冰冷的水从老人头上浇下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我跑过去，把老人扶起来，又跑回帐篷，把老人摔倒在雪地上的事告诉屋里的人。我对他们说，借借他们的皮袍子给老人换换，不然，老人会冻死的。他们张大嘴哈气吐气，眼内一片冷漠，没有人理睬我。

我大喊大叫起来：“菩萨啦，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些人呀，他们的良心让狗吃了。一个老人穿着湿淋淋的衣袍，摔倒在雪地上，你们却无动于衷。听见没有，老人会冻死的！”

那个叫加央泽仁的大个子苦笑了一声，说：“苗同志，你就别逼他们了。他们是不会帮助她的。你就是走遍达通坝草原，也找不出一个人愿意帮助她。”

我问：“为什么？她就是过去做过什么对不起整个草原的事，可现在她是个孤独无助的老人了呀！”

他说：“你就别问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次了，意西康珠的命硬得很，出不了事的。”

我脱下自己的军棉大衣，走到河边。老阿婆不见了，地上的碎木片也不见了。只剩下一地结了薄冰的水，和留在雪地上的一行很硬很深的脚印。我跟着那行脚印走到山脚，看见了那顶低矮的帐篷，像一只受了重伤，伏在雪地奄奄一息的黑毛乌鸦。

我站在帐篷门前，那只细瘦的狗凶狠地咬起来。老阿婆低沉的嗓音吼了两句什么，狗才老实缩身子，退了到黑暗之处。老人脱光了衣服，躺在火堆旁的几堆羊皮垫子上。她的袍子吊在火塘上让熏人的牛粪火烘烤，一股酸涩的气味四处弥漫。我把军大衣盖在她的身上，又往火中添了几块干牛粪。她望着我，眼内充满了疑惑。

她茶锅里的水早已烧干了，屋内空荡荡的找不到一只打水工具。我对她说，我去给她背一桶水来。

我把水背来时，老人躺在羊皮垫上喘气，脸上隆起痛苦的皱纹。我摸摸她的额头，天呀，像触抓了一块烧红的炭火。

我熬好茶，回去拿来了感冒药，可老阿婆说什么都不吃我给她带的药。她只端起茶锅，不顾茶水的滚烫，拼命地灌，一大锅茶竟然灌了大半，才对我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你回去！我不想别人来吵我，你回去。”

我没走，守着一个发高烧的老人，我也不走。她望着我，眼内冷冰冰的，叹口气说：“我的病睡一觉就好了，你就回去吧。”她摇摇头，眼睛无力睁开了，眯出一条缝看我，叹口气又躺了下去。

那一夜，我就坐在她帐篷里的火塘边。我发觉，她的帐篷没有门帘，可外边再大的风，一吹到她那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门前是干爽的，没留下一粒霜粉。可能是老阿婆找准了避风的位置。她屋内没几样东西，几个装糌粑的皮口袋，一串风干的牛肉，一个搅拌奶子的木桶，却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有张红纸，我撑开衣袖把熏黑的地方擦拭干净，上面是我认识的藏文，还画着一个骑马舞枪的护法神。

(未完待续)

赤壁怀古千年悠(下)

此生缘结 318

◎楚江舒

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对苏东坡很是佩服。还有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和崇拜苏东坡。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清贫的乡间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槩。陈槩住家离坡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槩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槩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槩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子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淳淳善诱四告诫，
祸福所倚多哲闻。
豁达乐观炳文史，
江风水月映卓越。

通过文字和记载，可以看得出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苏东坡喜得一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有以“东坡”命名的美味佳肴，尤其是苏东坡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们更是津津乐道。由此可见苏东坡是非常善于做饭的，也非常乐意做饭吃，想必他的家人，特别是妻儿们一定是颇为高兴的，这也为谪居的日子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也为打发那些无聊和闲适时光增加了许多“调味品”。包括现在的眉山(当年的眉州)连泡菜都做成很大的产业，想必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有苏东坡的功劳。

在黄州，苏东坡算是无官一身轻了，除去烹调美食佳肴，闲时呼朋唤友，载酒泛舟，悠游于泉林之下，徜徉于山水之间，亦是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事。他在这里，游山玩水，泛长江，吊赤壁；在这里，饮酒赋诗，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在这里，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剥除了身上的每一点异己成分；在这里，他彻底地脱胎换骨，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进行了融会和批判；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获取了真正的个性自由。荆楚之地的明丽山水，给予他无尽的灵感，无数佳作应运而生，可谓篇篇锦绣，字字珠玑，至今仍被后人传诵。作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名人，苏东坡的不幸谪居反而成就了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苏东坡对田园诗人陶潜极其佩服，谪居的日子里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当下的情思和生活。在黄州浓郁的农村气氛里，他更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陶潜的生活。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自其他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但苏东坡说出来，人们都觉得妥当自然。

田园生活的一些乐趣和逸事，只有田园诗人才会感到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表达田园生活的诗《归去来辞》。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苏东坡就有了相应的感想，继而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试想一下，这是多么具有乐趣的逸事啊！还真有一化“阳春白雪”为为一体，实现了雅俗共赏之情趣。巧合的是，“下里巴人”就指战国时代楚国民间流行的一种歌曲。黄州作为荆楚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想必当年谪居此地的苏东坡是多多听闻和领略过这种通俗的文学艺术的。那种士大夫与民同乐的场景，让后人至今都钦佩不已。

黄州西北有座赤鼻山，靠江边的岩石突出下垂，颜色赭赤，屹立如壁，所以又称赤壁。赤壁背山面江，风景优美，苏轼被贬黄州时，经常约请一些友人，到这里游览。在这里，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湖北有文武赤壁之说，文赤壁位于黄州，就因苏东坡在此吟诵了这首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而著名。

公元1082年7月16日晚上，苏轼和几个友人驾着小船，泛舟江面，游览赤壁。回来之后，苏轼就写了那篇有名的《前赤壁赋》。过了三个月，他和两个友人再游赤壁，又写了《后赤壁赋》。这两篇赋文非常优美，当时人们对这两篇赋文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把黄州赤壁称为东坡赤壁。至今，这两篇赋文还在被人们广泛传诵。

幸福没有定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人们趋之若鹜的秘境。通过苏

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可见其幸福的秘密。天纵大才的苏东坡，所给予这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通过其创造的厚重的精神财富，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年，他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一边享受这种生活，一边给天下写出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其中在黄州最为著名的四篇精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广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仅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对读者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犹如沧海一粟，其文章中的意境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面里，山水的细节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天空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如芥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小舟里。当你一读此文，从那一刹那起，便身处那种意境和气氛中了。

苏东坡正和同乡友人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黄州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山色江影迷醉。苏东坡与友人浅酌慢饮吟诗。不久，一轮明月自东山之上冉冉升起，徘徊于北斗星与天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闲坐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自由漂流，随意所之。伴着此情此景，二人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在空气中。另外船上的妇人竟闻之而泣，连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朋友同他讲起了赤壁发生的往事。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当年，战船帆墙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沧海中的一砂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现实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朋友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三个月以后，苏东坡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坂。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几个朋友十分快乐，开始吟唱，一人一节。不久，一个人说：“月白风清，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我们好友相聚，竟没有酒菜，岂非美中不足？”其中一人说：“今天傍晚，我捕到几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松江的鲈鱼。可是哪儿去弄酒呢？”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儿酒，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喜出望外的是，苏东坡的妻子说家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就是为了随时喝好方便。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江水落了很多，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岸线高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风光已大为不同，几乎不能辨认了。

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同时，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所记只是刹那那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们所喜爱。

元丰六年(一〇八三)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怀明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文武赤壁湖北有，
东坡居士黄州游。
赤壁怀古念奴娇，
前后绝唱千古悠。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